



說 唱

小 女 婿

原 著 曹 克 英
改 編 蔡 文 博



8
T

中國人民解放，

勞動互助相愛，

楊發聞知羞變怒，

執行婚姻法，

這幾句詞，是說的曹克英同志編的評劇「小女婿」的內容簡略，我把它改為大鼓詞，爲的是廣泛宣傳。下邊就是故事的開始：

婚姻舊法推翻，

快腿胡造謠言。

把香草配童男，

成就美姻緣。

田喜香草二青年，

區長持報來宣傳，

第一回 小田喜努力生產 陳快腿計破婚姻

三月美景在鄉村，

滿地麥苗青翠端，

樹上的小鳥齊歌唱，

山下農民開荒地，

這個說翻身多虧共產黨，

那個說毛主席領導的好，

農村組織起互助組，

小田喜他是互助組長，

五歲死了生身父，

十二歲給地主把活抗，

桃花花紅野草新，

門前楊柳黃如金，

這一幅天然圖畫愛煞人。

在地頭休息閒討論。

咱喝水別忘了掏井的人，

叫咱們團結一條心，

家家勞動沒有閒人。

他本是勞苦的莊稼人。

撫養全靠寡母親。

放豬放牛天天上山林。

十四歲下地當半拉子，
十八歲那年東北全解放，
他分了兩間草房兩垧地，
組織冬學上夜校，
幹起活來又勤又快，
他重重眉毛大圓眼，
上身穿着白布小褂，
青布褲子青布腰帶，
他領導互助組開荒地，
看太陽下山天色晚，
小田喜回家咱不表，
陳快腿，是陳二的老婆，娘家姓錢。陳二是不出言不出語的老實莊稼人，有點倔脾氣。陳快腿是浪蕩成性，好吃懶做，東家扯，西家串，成天和陳二打鬧。諸位要知陳快腿怎樣，聽我慢慢道來：
自幼生來好說好笑，
外人送號「陳快腿」，
牧生把脈賣零藥，
閒來無事愛把門串，
撈錢就買化粧品，

十六歲那年跟上整人。
小田喜參加農會翻了身。
鬧倒了地主做了主人。
小田喜學習寫算很用心。
他今年二十歲，正在青春。
高鼻梁厚嘴唇，
頭上包着羊肚嚙手巾；
穿一雙青布鞋皮包後跟。
互助合作一條心。
抗着鎬頭各回家門。
再說陳快腿二流子婦人。
專給人家跑腿把舌學；
十里八村誰都知道。
扎針拔罐子手段高；
專給人家保媒拉去効勞。
生髮油口紅雪花膏。

陳快腿漆黑頭髮圓圓臉，

高高鼻子薄薄嘴，

頭戴絨花一大朵，

上身穿斜紋布的花夾襖，

高腰的襪子水紅色，

紅脂皮鞋膠皮底，

家裡活計她不幹，

常到大街去賣俏，

這個叫大姐那個叫大嫂，

趁着陳二下地幹活去，

和陳二漸漸分了心眼，

嫌他不好說也不好笑，

還嫌陳二傻大黑粗只會把活幹，

她打算有人遂了心意，

自從人民解放軍解放了東北，經過土地改革，鄉下的二流子，也都轉變啦，參加生產，下地幹

活，她那幫「相好的」也不往這裡來啦。她想起田喜這個小伙子：「這些日子，田喜見着我就和我

有說有笑，八成是看上我了。我得豁出點工夫，勾引他，叫他上我的套。看東院杏花開的那們好

看，我到門外遊玩一會，也許能遇見小田喜」。說着說着，她就走出房來，一眼望見，滿樹杏花真是

大大的眼睛細細眉毛，

嘴唇抹的好似爛櫻桃。

五尺高個頭細細的腰，

青地綠葉紫葡萄，

洋綢的褲子鑲着花緞，

絲線的鞋帶緊緊繫着。

專講究穿戴學時髦，

招惹小伙子和她來抖擻，

說說笑笑地圖熱鬧。

在家中她一心要把男朋友交，

一看見陳二就熬精：

嫌他的倔脾氣上來就會亂噪，

找陳二的盤扭把眼挑。

一定要和陳二打罷刀。

好看哪！

陳快腿靠著大門看杏花，

「我比他大兩歲可也不算大，

我給陳二倒點采禮，

就是有一個楊香草，

和田喜一塊下地一塊學文化，

他們倆一好我就沒辦法，

先在田喜身上用上勁，

只要田喜能愛我，

陳快腿手托腮胡思亂想，

「他大姐這些日子咋不去把門串，

我捎信找你你咋不去？

快腿看見羅寡婦來了，說：「哟，那一陣風把你老人家颳來啦，快到屋裏坐吧。你老到我們這

草舍茅菴，可別嫌骯髒啊。你老抽袋煙吧。」羅寡婦說：「你看他大姐，有多麼會說話呀，哈哈！你

當家的呢，上哪去啦？」快腿說：「下地啦。可是你咋沒把我兄弟帶來呢？」羅寡婦說：「他來還得

告假，我嫌麻煩，我趁着老王家車往這候子來，我順便就跟來啦。」快腿說：「你老是喜鵲進宅，無

事不來，八成有事吧？」羅寡婦說：「我前天給你捎個信來，打算請你到我們家。」快腿說：「信給

我捎到了，打算明天到你老家去。你老今天就來了。」羅寡婦說：「我託你辦點事。」快腿說：「你

想起小田喜那個寶貝疙瘩：

我下點工夫把他勾搭。

我叫田喜給我把錢拿。

這丫頭早就看上了他，

小田喜心裡也早就有了她。

我必需想個道叫他們兩分差！

再把香草來打發，

管叫那丫頭片子心思白搭。」

羅寡婦走進門來笑哈哈：

咋不去看看你的媽媽？

今天特意到你們家。」

老放心，只要我能辦得到的，我是仙人堂的橫批「有求必應」啊！」羅寡婦說：「這事說起來，還非你不可呢，唉！

叫一聲陳大姐你聽清楚，

自從長芳他爹入了土，

家有好地二十多畝，

家裡活漿漿洗洗縫縫補補，

你兄弟年紀小啥也不能幹，

地裏活家裏活都得我照顧，

快腿說：「這些活計真够你受，

羅寡婦說：「你大叔在世外事我不管，

我實在受不了這個苦，

快腿說：「你看我有啥辦法，

羅寡婦說：「你說的那叫啥話，

我打算找個人幫我活幹，

快腿說：「長芳年紀太小，

我約摸現在不過十拉歲，

羅寡婦說：「長芳今年十一歲，

個頭也不小耨拉我胸脯，

聽我對你嘮嘮心腹：

撒下了我們娘倆人單勢孤，

耕種鋤割都得花錢僱工夫。

還養活一匹驢子兩口豬，

天天上學去念書，

累的我頭迷眼黑一個勁糊塗。」

一個人裡裡外外沒人幫扶。」

我就管做飯洗衣服。

求求你想辦法把我幫扶。」

我又不能頂替我的羅大叔。」

我不是託你找人坐堂招夫，

想給你兄弟娶個媳婦。」

大叔去世的時候他還光着屁股，

那麼大的孩子怎能娶媳婦？」

他說話舉動像你大叔，

重重的眉毛大眼珠。」

快腿說：「你給他娶個媳婦，

羅寡婦說：「娶媳婦爲的是幫我把活幹。」

羅寡婦說：「要能訂個好閨女，

快腿說：「你要能多花采禮，

羅寡婦說：「就求大姐把媒保，

快腿說：「咱娘們用不着那一套，」

抽大煙拔豆根一碼是一碼，

快腿說：「這事先試試看，

羅寡婦一聽忙開口：

陳快腿不慌不忙說出人一個，

第二回 羅寡婦託媒送禮

陳老二批評懶婦

還不得叫媳婦幫的咧嘴哭！」

快腿說：「誰家姑娘能給個小丈夫！」

我情願多把采禮出。」

有一個好閨女可得費工夫。」

保妥了我給你做兩件新衣服。」

羅寡婦說：「我爲的是娶個好媳婦，

大侄女千萬別含糊。」

我一定盡力不疏忽。」

「是誰家姑娘快說出。」

要問是誰且聽下回書。

上回書說的羅寡婦託陳快腿保媒，又肯多出采禮，她馬上就想到了楊香草，心想這可是個好機會，香草她爹楊發是個老財迷，只要把香草保出門去，我和田喜的事情就好辦了。後來羅寡婦又許給她兩件衣服，快腿一聽，心中歡喜說：「大爺啊！我們兒子楊發，有個姑娘，今年十九啦，要說織布紡線，挑水做飯，漿漿洗洗，縫縫連連，耕種鋤頭，推米磨麵，春種秋收，樣樣能幹，這還不算，小模樣長的也漂亮，真是沒比的，油黑頭髮賽墨染，細細眉毛杏核眼，高鼻梁，櫻桃口，雪白的牙，瓜子臉，可算是人好手巧啊！就是一樣，楊發那個老頭子，是財迷打底，采禮少，他可不能幹啊！」

老楊發他是財迷打底，

羅寡婦說：「你大約摸得多少？」

羅寡婦說：「二十石糧食可真不少，

快腿說：「那麼好的姑娘不圖采禮，

過門後地裡活你就不用管，

割地薅草不用把人僱，

早晚也有人侍候你，

再者說楊發沒有兒子，

你老拿錢存在外櫃，

你老想哪有什麼好的事，

羅寡婦說：「老楊家他要是能願意，

事情妥我先把人車賣，

快腿說：「你老先回去，

羅寡婦說：「這媒你能保管，

快腿說：「人家還不得預備過禮，

羅寡婦說：「你是不知道，

眼前開割就得薅草，

說好了我再來相看媳婦，

采禮少可要怕白費心機。」

快腿說：「還不得二十石糧食。」

我得賣膠皮大車和驢子。」

誰能給那麼個小女婿。

推碾子拉磨不用養活驢，

到秋後管保把糧食打在囤裡。

過幾年給你抱個胖孫子！

他賺下還不是給倆閨女，

楊發死後拿回來有本有利息。

你老要好好的核計核計。」

我拿點采禮不成問題。

養大車僱車伙都不容易。」

明後天聽我好消息。」

三兩天我就擇日子。」

你老何必那麼着急！」

我們的小苗已出齊，

我等人使喚你咋不知？

看妥了我就預備酒席。」

快腿說：「只要人家能願意，

羅寡婦說：「他大姐你多受累，

你兄弟等我回去吃晌飯，

快腿說：「你給我媽捎個信，

大嬸呀！辦妥了可別忘了你許的願，

羅寡婦說：「咳！你放心吧，我這就走啦。」快腿說：「我跟你老可是說笑話呀！」羅寡婦說：

「我可不能忘。」說着走出大門外。這時陳二正從地裡回來，一看見羅寡婦說：「羅大嬸來啦，已經

晌午啦，你咋不吃飯走呢？」羅寡婦說：「我們嘮了半天啦。大姐夫你從地裡回來呀？還有多少沒種

完呢？」陳二說：「我們小組，再有兩天就能種完啦。」快腿說：「可真，我還沒留大嬸吃飯呢。」

羅寡婦說：「你把那件事給我辦好，比留我吃飯還強的多呢。」快腿說：「你老放心吧。」羅寡婦

一扭一扭的走回去了。快腿走進屋，陳二問：「羅寡婦來辦啥事啊？」快腿生氣的說：「你不用問，

這船上沒你的貨。」陳二說：「她倒是幹什麼來的呢？」快腿說：「串門唄。」陳二說：「相隔五六

里地，特意來串門？我不信。」快腿說：「來託我給她兒子保媒。」陳二說：「保誰家姑娘？」快腿

說：「楊發閨女——楊香草，我還沒去提呢。」

陳二說：「這事你要白勞神，

咱倆子哪一個人不知道，

你把她保給那個小孩子，

快腿說：「我保媒作的什麼損，

那個姑娘可是百裡挑一。」

天快晌午了我要回去。

我不回去他就要着急。」

三兩天我就串門去。

我等穿着你老兩件新衣。」

我等着穿你老兩件新衣。」

楊香草和田喜好的像一個人，

他們倆戀愛要自由結婚，

你不怕敬過她罵媒人。」

我也不能整弄他們，

「招軍買馬」兩家樂意，

陳二說：「不怕挨罵你就作，

快腿說：「晌飯我還沒做。」

你成天價扯淡不做飯，

快腿說：「你沒看見今天來客，

陳二說：「難你這個老婆算倒籌到底，

快腿說：「恨我爹媽瞎了眼，

拿鳳凰把你這個大嘴老鴿配，

陳二說：「我幹活回家吃晌飯，

你看人家婦女都下地，

我說你一句你頂我十句，

快腿說：「反正我就不跟你過，

陳二說：「咱倆走去見村長，

快腿說：「村長早就告訴了我，

陳二說：「解放了你就不給我做飯，

快腿說：「從今不許你把我打，

陳二說：「我看你真是不愛臉！」

他們倆拉拉扯扯招呼村長，

兩家看好才能訂婚。」

我要吃晌飯你快拿飯盆。」

陳二說：「懶老婆你真氣死人！

不是保媒就是串門。」

晚吃一會就能餓掉你的心！」

一氣就氣我個頭發昏。」

倒血霉的丫頭和你結婚姻，

咱們倆趁早打離婚。」

不給我做飯還信口胡云。

家家戶戶沒有閒人，

一張嘴就要和我打離婚。」

你怕倒籌就另娶別人。」

問問他老娘們儘管哪一門。」

婦女解放也翻了身。」

村長哪一天告訴了你們？」

你打我叫你把禁閉。」

上前就要抓陳快腿的頭髮根，

趙村長正好邁步進了大門。

村長說：「老二，咋又吵起來了？你快鬆手吧。」快腿哭着說：「村長來了正好，我們倆打離婚，你給我作主吧。」村長說：「又爲什麼打離婚？」陳二說：「我從地裡回來，她不給我做飯；她說婦女解放啦，解放了就不給我做飯，還非要和我打離婚不可。」快腿說：「他隨便打人，侵犯人權，我叫他蹲禁閉。村長，你可是親眼看見啦。」村長說：「別鬧啦，二妹子，你越來越不像話啦。婦女解放是不假，可是叫你參加勞動，提高婦女地位，不許男人虐待女人。老二，你打老婆還是不對的，以後可不能再隨便動手打人！二妹子，你不會受男人氣，你不是也動手了嗎？我看老二倒是受你的氣。不作飯也不對！堡子裡誰不講究你呀！人家陳二，成天價在地裡幹活，你也應當幫着幹點，兩口子比着幹，看誰幹的好，那你才能解放呢。你成天價東跑西顛，保媒拉線的，那還像話？」陳二說：「這不是又要保媒嗎？」快腿說：「誰保媒？你說，你說！」村長說：「咳，算了吧！這件事你不要來搶嘴，

你不說我也知道誰是誰非。

爲吃晌飯才把家回；

怎麼還要來個下馬威？

動不動給我村長找累贅，

村長得天天勸架來解圍，

我的任務交給誰？

等她醒過腔來再和她論是非。」

村長說：「到我家吃上一回。」

陳快腿一跺腳說是「真倒霉！

二兄弟在地裡挨了半天累，
你沒作飯就是你的不對，
打離婚那不是家常便飯，
堡子裡婦女都像你這樣，
上級號召大生產，
老二你快跟我去下地，
陳二說：「我還沒吃晌飯。」
趙村長拉着陳二往外走，

村長他向著男人說話，
明天去找婦女主任，
我保媒也不犯槍斃的罪，
賺兩件衣裳穿在身上，
陳快腿邁步往外走，
在村外遇見了青年男女人一對，
兩個人在樹下親親熱熱，
這一來鄰家的親事要難保，
陳快腿造謠言兩下拴對，
要問這二人的名和姓，

第三回 爭模範二人開口

得杏花三女玩歸

上回書說的是陳快腿不聽她丈夫陳二的勸告，還是去找楊發給香草保媒去了。這且不表。單說四月的天氣，平風無浪，野草發青，楊柳如綠線，小鳥在樹上歌唱，美而中聽。太陽斜西的時候，小學校放學了，從校中走出好多學生，各奔自己家。這裡有三個女學生，上身穿白布小褂，一色的裙子，白球鞋；每人扎兩個小髮辮，搭拉肩頭，脖頸子上圍一條紅領巾。前邊走的香菊，是楊香草的妹妹，後邊張小梅、李小寶，是香菊的同學。三個人都是十一、二歲，背着書包，唱着歌，往家裡走來。

天色傍晚太陽要下山，

同學們一邊走着一邊玩。

在他手打官司我準吃虧。
要她評評誰是誰非。
我搗了破家還是去保媒。
誰不說我有能爲。」
要找楊發去保媒。
快腿一見就知誰和誰。
快腿一聽心說：「這回可要吹！」
我趕緊想計策把它挽回。
只鬧得「一對鴛鴦兩下飛」。
休息一下且聽下回。

黃花滿地真好看，
大田裏麥子風擺浪，
她三人說說笑笑往家走，
張小梅拿出手巾撲蝴蝶，
場園靠牆有兩棵杏樹，
小梅說：「這棵杏花開的真好，
香菊說：「怕人家看見不答應。」
有人來我就喊口令，
香菊說：「小梅你先上去，
牆頭高小梅上不去，
小田喜抗鎬頭走到這裡，
故意在牆角一聲喊：「
小梅拉着小寶往回跑，
跑上前拉住了田喜手，
小寶說：「田喜哥我們罰你，
田喜說：「人家看見說咱破壞。」
田喜說：「你們看着我就上樹，
小田喜撒杏花扔在牆外，

水裏小魚來回穿，
苞米大豆小苗都出全。
有一隻蝴蝶上下翻，
那一隻蝴蝶飛進場園。
樹上的杏花開的新鮮。
想法子撒兩枝拿到家裡玩。」
小寶說：「你們倆上樹我把人來看，
你們把花扔在牆裡邊。」
你登我肩頭往上竄。」
睜着杏花乾眼饞。
看見她三人把牆攀。
「撒杏花我報告你們教員。」
香菊一看原來是田喜在旁邊。
說：「田喜哥你把我們吓一竄。」
快上樹給我們撒杏花玩。」
小梅說：「你上樹我把人看。」
你扶着道鎬把我登它上牆垣。」
她三人每人搶着一枝玩。

田喜在樹上四下望，

他伏在樹上不言不語；

合作社誇獎棉線紡的好，

香草想回家一定努力加油幹，

看見香草走到村邊，

楊香草交完線把家還，

當天領來了手工錢，

爭取參加青年團。

香草從合作社交線回來，看見小梅、小寶、香菊拿杏花玩。小梅、小寶看見香草說：「香菊，你姐姐回來啦。」小梅拿杏花迎上前去說：「香草姐姐你看，這杏花有多麼好啊！」香草說：「誰給你們摘的？」小寶說：「我們自個摘的唄！」香草說：「真的嗎？你們下次可別騙了，杏花開完了就結杏子，長大熟了可好吃啦。要叫人家看見，就找你們大人，讓大人說你們。」香草正說話，從頭上打下來一枝杏花，香草說：「這是誰呀？這麼冒失！」小梅、小寶哈哈大笑說：「香草姐，你看誰在樹上呢？」田喜在樹上一聽，憋不住笑了說：「是我。」香草抬頭一看說：「還是你呀！」小梅說：「咱們快走吧，香草姐要跟田喜哥嘮體已咯呢！田喜哥，我們走了，你們倆嘮着玩吧。」說完三個人都跑了。香草看看她們走了才說：「田喜你下來，真難爲你呀！這麼大小伙子，不幹活，竟爬樹上牆，招小孩撒杏花，你真有出息！」田喜說：「我樂意，你管不着，你想上還不來呢！」香草說：「我把這隻鎚頭給你拿走，看你怎麼下來。」說着用腳把鎚把踢倒：「你樂意，看你怎麼下來！」田喜說：「我會跳。」香草說：「摔壞了你的腿。」田喜雙手抓樹枝，兩腳打秋千說：「我跳啦！我跳啦！」香草害怕地說：「別跳！別跳！」田喜撒手跳下來，假裝腿摔壞了：「哎呀！媽呀！我腿摔斷了！」香草以爲他真摔壞了，上前扶着他說：「摔哪兒啦？」

香草說：「跟你鬧着玩你偏冒險，

摔了腿你可別嘮怨唄。」

田喜說：「噯呀！媽呀！我不能行走。」

說：「我攙你往前走幾步，」

小田喜越走腳步越快，

說：「你好了，我不能再攙着你走。」

小梅說：「唉！你們倆不害臊，

說着她三人跑過牆角，

香草說：「儘怨你吓唬我，

田喜說：「我也攙着你走。」

小梅、小寶她倆都看見，

田喜說：「你的思想還有些封建，

香草說：「不是我的思想封建，

田喜說：「我扶你走幾步怕啥！」說着去拉香草的手，香草看看四週沒有人，說：「來吧！」田

喜剛把香草扶起來，只聽有人咳嗽一聲，他倆連忙各自躲開。香草說：「咱倆就這樣玩耍，叫堡子人

看見，又該說長道短的了。」田喜說：「你去幹啥去啦？」香草把票子拿出來說：「你看看。」田喜

說：「誰給你的錢？」香草說：「我告訴你吧！婦女主任開會，告訴我們好些話呢！

今年的任務不像從前，

你們男人下地耕種鋤割，

我十二天紡了五斤線，

香草上前把他攙，

香草她攙着田喜走了一圈。

香草知道他故意裝愁，

跑來了小梅小寶便開言。

我給你喊一個左轉彎。」

楊香草追趕小梅摔在地平川。

我的腿咬破了不能動彈。」

香草說：「去你的吧少要近前。

回家一定和大人言。」

這點小事何必把心耽。」

老腳筋的人們都在反對咱。」

我們婦女餵豬做飯織布紡棉。

合作社給我兩萬元手工錢。

經理說我的線又白又細，準備今年六月底，

要和你們男人來挑戰，

田喜說：「婦女只能織布紡線，

趙村長號召大生產，

三星不落就下地，

大家組織互助組，

我們組田地全種完了，

我領着互助組開荒地，

割三遍來蹣三遍，

你不用着忙秋後見，

哪怕你們婦女來挑戰，

香草說：「呸！你吹牛，你吹牛。你怎麼張口罵人？」說着拉住田喜手說：「走！咱倆去見婦女

主任去！」田喜說：「香草，我跟你鬧着玩呢！我說錯啦。」香草說：「什麼說錯啦！分明你是輕視

我們婦女嘛！

田喜你說話沒教育，

走走走婦女會上鬧爭你，

田喜說：「我說錯了你要原諒我。」

當着衆人誇獎一番，選我作一個生產模範。

比一比誰落後來誰占先。」

論勞動還是我們男子占先。

一定要超過四九年。

日頭不落不能把家還，

各小組競賽幹的歡；

現在小苗都出全。

每人三畝種晚田，

小伙子累的汗漣漣。

當模範那有什麼困難，

更不怕你吹牛蛋的女會員！」

張口罵人什麼道理？

你輕視婦女我是決不依！」

香草說：「這回原諒你下回還要把我欺。」

田喜說：「香草姑娘你餓了我，

香草說：「爲什麼你還叫我香草？」

好妹妹你高抬貴手放我過去，

香草說：「不行，你快跟我走。」

忽然後邊來了陳快腿，

楊香草你也真有手腕，

臊的香草躲到柳樹後，

田喜說：「表嫂叫你見笑，

快腿說：「我看了一齣二人轉。」

快腿說：「挺棒個小伙子，倒是很有禮貌呢！」田喜說：「我和她鬧着玩，她還真急啦。」快腿

說：「行啦！我把你這個小沒良心的，嫂子待你哪點不好哇？吃點啥都忘不了你，你咋沒和嫂子近便

一回？」田喜說：「你說的那叫啥話！表嫂，你從哪兒回來的？」快腿說：「我去找楊發，他們都不

在家，我就回來啦。」田喜說：「你找楊發幹啥？」快腿說：「辦點事唄。可是表弟，有點事我跟你

談談，可不知你願意聽不願意聽？」田喜說：「有話你只管說。」

快腿說：「我的小乖乖，

我把實話告訴你，

這件事非同小可，

嫂子和你有近便，

我給你行個禮再作個揖。」

田喜說：「不叫香草叫妹子，

從今後見了你一定規矩。」

小田喜無奈鞠躬把頭低。

連說：「小田喜爲什麼你矮了一級？

小田喜我看你沒有出息！」

說：「特一會我到婦女會把意見提。」

你什麼時候到這裡？」

田喜說：「表嫂俏皮話真沒比的。」

田喜說：「我和她鬧着玩，她還真急啦。」快腿

說：「行啦！我把你這個小沒良心的，嫂子待你哪點不好哇？吃點啥都忘不了你，你咋沒和嫂子近便

一回？」田喜說：「你說的那叫啥話！表嫂，你從哪兒回來的？」快腿說：「我去找楊發，他們都不

在家，我就回來啦。」田喜說：「你找楊發幹啥？」快腿說：「辦點事唄。可是表弟，有點事我跟你

談談，可不知你願意聽不願意聽？」田喜說：「有話你只管說。」

你快到嫂子的家裡來，

你轉把思想快打開。

你要是不醒腔可要惹出禍來，

特來向你說明白。」